

清代三种 漳州十五音韵书 研究

马重奇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清代三种
漳州十五音韵书
研究

马重奇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三种漳州十五音韵书研究/马重奇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12
ISBN 7-211-03879-9

I. 清… II. 马… III. 闽南话—韵书—研究—中
国—清代 IV. H17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3032 号

清代三种漳州十五音韵书研究

QINGDAI SANZHONG ZHANGZHOU SHIWUYIN YUNSHU YANJIU

马重奇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州彩虹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福州市东水路 55 号 邮编: 35000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16 14.5 印张 4 插页 442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11—03879—9

H·137 定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国家“九五”社科基金项目

教育部“九五”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序

我有机会首先读到马重奇教授新著《清代三种漳州十五音韵书研究》的书稿，实在是一件幸事、快事。此书对漳州方言《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增补汇音》和《渡江书十五音》等三种韵书的介绍、讨论，可谓古今兼备，详略得当，内容非常丰富。再加上行文流畅，纵横捭阖，洋洋洒洒，虽是方言音韵之作，但读来并不觉着乏味。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重奇的本意是因为我也是闽籍人，我的母语方言漳平话和漳州话相差无几，非常相似，对漳州方言这三种韵书应该是略知一二的，希望我能为书稿提点儿补充或修改的建议。可是惭愧得很，这些年我在这方面的用功已经很少了，说不上什么有用的建议或意见。我只能对重奇的好意表示感谢。

音韵的整理研究与韵书的编撰始于典籍的音注，在这方面有很长的历史，并且著述甚多。隋·陆法言《切韵》序中说：“吕静《韵集》、夏侯咏《韵略》、阳休之《韵略》、周思言《音韵》、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隋书·经籍志》中也提到：《四声韵林》二十八卷，张谅撰；《四声韵略》十三卷，夏侯咏撰。可见在《切韵》通行之前，韵书盛行，音韵之学已经大成气候了。可惜现在能看到的早期韵书和相关的音韵作品很少，例如《切韵》序和《隋书·经籍志》中提到的这些韵书，早就佚失无存。即使我们经常提到的《切韵》，现在也只能看到残卷，而无法窥其全豹。我们是通过宋·陈彭年等编撰的《广韵》，以及稍后丁度等编撰的《集韵》等增广的切韵系韵书，来了解《切韵》的。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音韵的整理研究与韵书的编撰又得益于方言，并且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可以说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曾说到“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是以出现各种音切的方法，“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此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切韵》序又说：“以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又支章移反脂旨夷反、鱼语居反虞语俱反，共为一韵；先苏前反仙相然反、尤雨求反侯胡沟反，俱论是切……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摭选精切，除削疏缓。”明·陈第《毛诗古音考》序里也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这几段话很好地说明了音韵和方言之间的一种天然关系。

音韵和方言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福建方言韵书编撰和其他音韵学著作“锋出”的原因。我们知道，汉语很多方言都流传有方言韵书。例如浙江吴语有清末瓯城梅师古斋印行谢思泽的《四声正误·瓯音求字》，湘语有1937年长沙锦文印务馆印行李旦葵的《湘音检字》，粤语有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黄锡凌的《粤语韵汇》（广州标准音之研究），官话有1893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佚名的《官话类编》，1937年北平出版张询如的《北平音系十三辙》（13卷），此外还有《徐州十三辙》等等。但是，其他所有汉语方言的实际音韵研究，以及所印行出版的方言韵书，都远不如福建方言发达。福建方言的音韵研究，韵书的编撰和印行出版，历史很长，数量繁多，遍布境内各地。这种壮观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确实是其他汉语方言地区所望尘莫及的。究其原因，是因为福建地区方言种类繁多，极其复杂，无论是私塾诵读，还是口头作文，都需要一定的语音规范。这种语音规范对方言韵书提出了极大的需求。这在韵文盛行、八股取士的漫长年代里尤其如此。

马重奇教授《清代三种漳州十五音韵书研究》一书，正是从方言与韵书密切关联的角度，正确

地说明了漳州方言三种韵书产生的历史背景。读者应该在福建复杂的方言，以及福建韵学兴盛的双重背景下，去理解漳州方言三种韵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我初读这部著作，便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值得引起其他方言音韵学者的注意。

第一，三种韵书的研究贯穿了历史和地域两条线索。从历史的线索看，本书从宋时的福建韵图说起，进一步讨论到元明时期的音韵学成果，最后对清代福建音韵学的鼎盛之作，做了十分详细的介绍。从地域的线索看，本书根据福建早期的方言分区，对闽东、闽北、闽南三个主要方言区的相关韵书，按照方言特点做了细致的分析和对照。这个是本书研究的背景和前提。可以看出，作者是非常重视福建地区闽语方言的整体观念的，注意到闽语方言的共性。这一点对于理解漳州方言的三种韵书非常重要。不但如此，作者还以一种更加宽广的眼光，注视福建境外，但跟闽南方言关系十分密切的地区，如广东的潮汕地区、台湾省、海南岛，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也都包括在讨论的范围之内。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知道，闽语方言有很多重要分支。其中之一是闽南方言。而闽南方言最早形成的两个分支是泉州话和漳州话。闽南方言在闽语方言里有特殊性，泉州话和漳州话在闽南方言里也有特殊性。讨论泉州话的音韵历史，必须重点讨论 1800 年泉州黄谦编撰的《汇音妙悟》；讨论漳州话的音韵历史，则必须重点讨论 1818 年漳州谢秀岚编撰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从这两部韵书可以看出，泉州话和漳州话在闽南方言的重要地位，以及韵书编撰的悠久历史。厦门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兴起的海港，日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闽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的，厦门话也是在泉州话和漳州话的基础上后来形成的。现在学者们经常以厦门话作为闽南方言的代表，但实际上闽南方言里泉州话、漳州话、厦门话三足鼎立的局面是很多学者都承认的。从历史音韵研究的角度来说，泉州话和漳州话也许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价值。重奇教授对于这一点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在本书的研究里从漳州方言入手，非常深入地讨论了漳州话的音韵历史和语音现实，既表现了漳州话与闽语方言和闽南方言的音韵共性，又表现了漳州话与闽语方言和闽南方言的音韵特殊性。这是需要重奇教授独到的学术眼光的。

第二，把三种韵书的研究与今天的方言事实有效地结合起来，把韵书的比较研究和韵书与方言的比较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上文已经说过，研究漳州话的音韵，必须重点讨论谢秀岚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这是一部十分完备的早期漳州话韵书，它出现的时间比泉州黄谦的《汇音妙悟》只是稍晚了近二十年。一般来说，从这部韵书里，我们已经不难知道二百多年前的漳州话的语音概貌了。不过，早期漳州话还为我们提供了差不多同时代的同类的韵书《增补汇音》和《渡江书十五音》。比较研究发现，这两部韵书和《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大同小异。可是其中的小异对于了解早期漳州话的内部差异，却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就是三种韵书比较的重要意义。

《清代三种漳州十五音韵书研究》还把三种韵书跟稍晚的英国语言学家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所编撰的《福建方言字典》进行了比较。《汇集雅俗通十五音》等传统的韵书讲究音类的分类，但我们很难从这个音类里得出当时方言的具体音值；而《福建方言字典》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本闽南方言字典，它恰好给我们提供了当时漳州地区方言的具体音值。这就是说，三种韵书的比较研究，可以比较详细地知道当时漳州话的内部差异；《福建方言字典》则用比较准确的语音符号，对当时的漳州话做了比较接近于现代语音学的语音描写；如果再参考今天漳州方言的事实，就很容易相当准确地构拟出《汇集雅俗通十五音》的语音系统。这也是早期漳州话的语音系统。

我读《清代三种漳州十五音韵书研究》，觉得以上两个特点贯彻全书始终。我曾经在有的场合说过，方言音韵的研究是一门朴实无华的学问，无须追求出奇制胜的效果。把事实说清楚了，把事实解释清楚了，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非常赞赏重奇教授在本书里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追求。我知道这也是他学术研究一贯的作风，他为人处世的一贯作风。

现在还要回过头来，进一步讨论音韵与方言的关系。尽管方言和音韵的关系极为密切，很多人认为方言音韵是不分家的，但是在汉语语言学的学科分类中，方言学和音韵学却是两门不同的学科。

仅仅从语音研究的角度来看，方言学主要研究现代方言的分布和特征，以及方言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更多地侧重于方言事实的调查、描写与比较，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出的规律，对这些规律的解释和分析。方言学高度重视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因为只有利用这种成果，才有可能科学地探求方言语音之间的结构和演变规律，以及方言语音之间的共性和个性。音韵学主要研究汉语的语音结构和规律，以及这些结构和规律演变的历史。它更多地侧重于语音史实的调查、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出的规律或结论，并且对其进行解释和分析。音韵学也非常重视方言学的研究成果，因为这种研究成果对于验证音韵的史实，语音的结构和规律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方言学家和音韵学家是从不同角度来对待音韵学的，正如他们也是从不同角度看待方言学一样。

所以，方言事实的论证，对音韵学是何等之重要，这是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这一点读者在读过《清代三种漳州十五音韵书研究》一书以后，可以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的一个例子，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清代著名音韵学家曾运乾曾提出喻三（云母）归匣、喻四（以母）归定的说法，这个几乎被音韵研究认为是一个定论。所以董同龢在《汉语音韵学》一书说到：“以母（喻四）可以说在所有的方言里都没有声母。云母（喻三），则有些字在闽语为 h- 以外，都与以母混了。”但是，方言学的调查研究对此提出异议。很多方言事实证实，以母读同晓匣母。⁴

彭小川先生在《中国语文》1995 年第 6 期发表《南海沙头话古云、以母字今读初析》一文，介绍了粤语南海沙头话中，古以母字今读 h- 声母的例子：

耶爷野夜（假开三）| 余与誉预愉裕（遇合三）| 移易以已异姨（止开三）| 谣窑鸛（效开三）| 盐艳焰叶页（咸开三）| 延筵演（山开三）| 沿缘铅悦阅（山合三）| 羊洋阳养样药（宕开三）| 蝇翼（曾开三）

接着张晓山于 1997 年发表了《广宁话的 h 声母》（《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一文，介绍了粤语广宁话古以母今读 h- 声母的例子：

余徐誉预豫（遇合三鱼）| 榆愉愉愉裕（遇合三虞）| 移易^{难易}（止开三支）、夷姨（止开三脂）、怡^{高梁怡}已以异（止开三之）| 谣谣窑姚韶耀鸛（效开三宵）| 盐艳盐 叶页（咸开三盐）延筵演（山开三仙）| 沿铅充悦阅（山合三仙）| 羸（梗开三清）

在其他汉语方言，还有一些古以母读同 h 或 f（和 h 相对的浊擦音）的例子。如：

闽语福州话和福清话也有古以母字读 h 声母的例子。例如：页 hieʔ⁵ | 融（融城，福清的别称）hyŋ⁵⁵。海口话“跃（跳跃义）”hek⁵。

海南文昌话有些古以母字今读 f- 声母。例如：也 | 椰杨 | 悠 | 焰 | 寅 | 叶页弋浴 | 悦阅。这里的 f 是由 h 弱化而来的。所以，和其他方言的 h 有对应关系。

客赣方言如广西西河，也有少数古以母字今读 h 声母。例如：余 hieʔ² | 延 hien²。

粤语肇庆（高要）方言也有少数古以母字今读 h 声母。例如：页 hip³³ | 馮 hœy²¹。

在汉语周围的少数民族语言里，也有几个汉语古以母字今读 h 声母的。例如李方桂《武鸣僮语》（1953，中国科学院）一书记录：已 hoi⁵¹，hi | 异 hi²⁴ | 姨 hoi³¹ | 羸 hiŋ³¹。

其实，古以母读同晓匣母，并非后起的方言现象，古代汉语的谐声字和古文献中以母匣母字的通假现象，例如以母字“阎焰”和匣母字“陷馅”谐声，古籍中以母字“与”和匣母字“乎”都可用来表示疑问、反诘以及感叹，这都反映了以母和匣母的密切关系。

这个例子只是再次证明方言事实对音韵研究的重要意义。这样的例子其实是很多的。

恰好在方言和音韵的关系上，《清代三种漳州十五音韵书研究》一书表现出重要的特色。关于这一点在上文已经说过了。我想之所以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闽南方言包括漳州话本身十分复杂，几种早期方言韵书比较研究，要是不密切联系漳州方言的古今，我实在想象不出来如何讨论方言韵书；二是作者马重奇教授他不但兼备方言和音韵这两方面的学识，同时对与此相关的学科也有丰富的积累，正所谓“厚积薄发”。本书从音韵、方言，一直到文字、训诂，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

因此，我认为《清代三种漳州十五音韵书研究》不只是一部研究闽南方言韵书的力作，也是一部研究闽南古今方言以及方言学史的重要专著。我相信它一定会受到音韵学、方言学、文字训诂学以及语言学或其他相关学科各方面学者的欢迎。

是为之序。

张 振 兴

2005年1月9日于北京东湖别墅

注：张振兴先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权威刊物——《方言》原常务主编，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的汉语方言学家。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言	(1)
第一节 闽方言韵书的源流	(1)
第二节 闽方言的形成及其韵书	(4)
一 闽方言的形成	(4)
二 闽方言韵书说略	(9)
第二章 《汇集雅俗通十五音》、《福建方言字典》与现代漳州方言比较研究	(11)
第一节 声母系统比较研究	(11)
第二节 韵母系统比较研究	(13)
一 “君坚金规嘉”五部音值的拟测	(13)
二 “干公乖经观”五部音值的拟测	(15)
三 “沽娇稽恭高”五部音值的拟测	(16)
四 “皆巾姜甘瓜”五部音值的拟测	(17)
五 “江兼交迦桧”五部音值的拟测	(18)
六 “监觥胶居乚”五部音值的拟测	(19)
七 “更辉茄梹薑”五部音值的拟测	(20)
八 “惊官钢伽闲”五部音值的拟测	(21)
九 “姑姆光闾糜”五部音值的拟测	(22)
十 “噪箴爻扛牛”五部音值的拟测	(23)
第三节 声调系统比较研究	(27)
第三章 《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声韵调配合表	(28)
[卷一] “君坚金规嘉”五部声韵调配合表	(28)
[卷二] “干公乖经观”五部声韵调配合表	(28)
[卷三] “沽娇稽恭高”五部声韵调配合表	(29)
[卷四] “皆巾姜甘瓜”五部声韵调配合表	(29)
[卷五] “江兼交迦桧”五部声韵调配合表	(30)
[卷六] “监觥胶居乚”五部声韵调配合表	(30)
[卷七] “更辉茄梹薑”五部声韵调配合表	(30)
[卷七] “惊官钢伽闲”五部声韵调配合表	(31)
[卷八] “姑姆光闾糜”五部声韵调配合表	(31)
[卷八] “噪箴爻扛牛”五部声韵调配合表	(31)
第四章 《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音系与《广韵》音系比较研究	(34)
第一节 声母系统的比较	(34)
一 《广韵》声母与《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声母的对应	(34)
(一) 唇音	(34)
(二) 舌音	(36)
(三) 齿音	(38)
(四) 牙音	(41)

(五) 喉音	(43)
(六) 对比简表	(44)
二 《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声母与《广韵》声母的对应	(46)
(一) 唇音	(46)
(二) 舌音	(46)
(三) 齿音	(46)
(四) 牙音、喉音	(47)
第二节 韵母系统的比较	(48)
一 《广韵》韵母与《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韵母的对应	(49)
(一) 果摄	(49)
(二) 假摄	(49)
(三) 遇摄	(49)
(四) 蟹摄	(50)
(五) 止摄	(51)
(六) 效摄	(52)
(七) 流摄	(53)
(八) 咸摄	(53)
(九) 深摄	(55)
(十) 山摄	(55)
(十一) 臻摄	(57)
(十二) 宕摄	(58)
(十三) 江摄	(59)
(十四) 曾摄	(60)
(十五) 梗摄	(60)
(十六) 通摄	(61)
二 《广韵》韵母与《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韵母比较综述	(63)
[表一] 开口一等	(63)
[表二] 开口二等	(63)
[表三] 开口三等	(64)
[表四] 开口四等	(64)
[表五] 合口一等	(65)
[表六] 合口二等	(65)
[表七] 合口三等	(65)
[表八] 合口四等	(66)
第三节 声调系统的比较	(68)
第五章 《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音系与普通话音系比较研究	(69)
第一节 声母系统的比较	(69)
一 《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声母和普通话声母对应	(69)
二 普通话声母与《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声母对应	(70)
第二节 韵母系统的比较	(71)
一 《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韵母与普通话韵母的对应	(71)
二 普通话韵母与《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韵母的对应	(76)
第三节 声调系统比较研究	(80)
一 《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声调与普通话声调的比较	(80)

二	普通话声调与《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声调的比较	(81)
7	第六章 《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文白异读系统研究	(82)
	第一节 《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声韵调系统	(82)
	一 声母系统(15个字母, 18个声母)	(82)
	二 韵母系统(50个韵部, 86个韵母)	(82)
	三 声调系统(8音, 7调)	(83)
	第二节 音节结构上的文白对应	(83)
	第三节 声母的文白对应关系	(84)
	一 同发音部位的文白对应	(84)
	二 不同发音部位的文白对应	(86)
	第四节 韵母的文白对应关系	(88)
	一 阳声韵母与阳声韵母的对应	(88)
	二 阳声韵母与其他韵母的对应	(89)
	三 阴声韵母与阴声韵母的对应	(100)
	四 阴声韵与其他韵母的对应	(103)
	五 入声韵母与入声韵母的对应	(107)
	六 入声韵与其他韵母的对应	(113)
	第五节 声调的文白对应	(114)
	一 舒声调与舒声调的对应	(114)
	二 舒声调与促声调的对应	(115)
	三 促声调与舒声调的对应	(116)
	四 促声调与促声调的对应	(116)
	第六节 红字、黑字与文读、白读小议	(117)
	一 红字表示文读, 黑字表示白读, 与作者的本意相合	(117)
	二 红字韵中杂有白读字, 与作者的本意不符	(118)
	三 黑字韵中杂有文读字, 也与作者的本意不符	(120)
	第七节 文白异读叠置情况研究	(121)
	一 同一系统的异源音类的叠置	(121)
	二 不同系统的同源音类的叠置	(126)
	第八节 文白异读竞争中的三种阶段特点	(130)
	一 文弱白强	(130)
	二 文白相持	(133)
	三 文强白弱	(133)
	第九节 《雅俗通》文读语音系统和白读语音系统	(134)
	一 文读语音系统	(134)
	二 白读语音系统	(135)
	三 文白异读综合语音系统	(135)
	第七章 《增补汇音》音系性质研究	(137)
	第一节 《增补汇音》韵书之所本	(137)
	一 《增补汇音》是《汇集雅俗通十五音》的改编本	(137)
	二 关于卷数、韵目、韵序的对照排比	(137)
	三 关于十五音(即15个声母字)的对照比较	(138)
	四 关于调类的对照排比考察	(138)
	第二节 《增补汇音》音系性质讨论	(139)

一 从《增补汇音》的内部寻找证据	(140)
二 《增补汇音》家韵[ɛ]、葩韵[a]、稽韵[e]三韵对立	(140)
(一) 家韵[ɛ]	(140)
(二) 葩韵[a]	(140)
(三) 稽韵[e]	(141)
三 关于《增补汇音》不同韵部字互见现象	(142)
(一) 家[ɛ]、稽[e]中部分字的互见现象	(142)
(二) 𪔐[uei]、稽[e]中少数韵字的互见现象	(142)
(三) 龟[u]、玃[i]中部分韵字的互见现象	(143)
(四) 金[im]、箴[ɔm]两韵字的互见现象	(144)
(五) 根[in]、君[un] 两韵字的互见现象	(144)
(六) 宫[iɔŋ]、姜[iaŋ]两韵字的互见现象	(144)
第三节 《增补汇音》三十字母音值的拟测	(145)
一 “君坚金归家”五部音值的拟测	(145)
二 “干光乖京官”五部音值的拟测	(146)
三 “姑娇稽宫高”五部音值的拟测	(146)
四 “皆根姜甘瓜”五部音值的拟测	(147)
五 “江兼交加𪔐”五部音值的拟测	(147)
六 “葩龟箴玃趋”五部音值的拟测	(147)
附《〈增补汇音〉与〈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韵类比较表》	(148)
第八章 《渡江书十五音》音系性质研究	(151)
第一节 《渡江书十五音》的声韵调系统	(151)
一 《渡江书十五音》的由来	(151)
二 《渡江书十五音》的“十五音”(即 15 个声母字)	(151)
三 《渡江书十五音》的“共四十三字母”(即 43 个韵部)	(151)
四 关于调类的对照排比考察	(152)
第二节 《渡江书十五音》内部所提供的证据	(152)
第三节 《渡江书十五音》四十三字母音值的拟测	(153)
一 “君坚金规嘉”五部音值的拟测	(153)
二 “干公乖经官”五部音值的拟测	(154)
三 “姑娇鸡恭高”五部音值的拟测	(155)
四 “皆根姜甘瓜”五部音值的拟测	(156)
五 “江兼交加𪔐”五部音值的拟测	(157)
六 “他朱枪几鸠”五部音值的拟测	(158)
七 “箴寡尼雉茅乃猫且雅五姆么缸”十三部音值的拟测	(160)
第四节 综 论	(163)
第九章 《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增补汇音》和《渡江书十五音》三种韵书比较研究	(166)
第一节 三种漳州《十五音》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版本	(166)
第二节 三种漳州《十五音》声韵调系统的比较考察	(166)
一 关于十五音(即 15 个声母字)的对照比较	(167)
二 关于卷数、韵目、韵序的对照排比	(168)
三 关于调类的对照排比考察	(169)
第三节 三种漳州《十五音》韵部的基本一致性	(171)
第四节 三种漳州《十五音》韵部的差异性	(177)
第五节 三种漳州《十五音》韵母与漳州 10 个县市方言对照表	(183)

第十章 三种漳州《十五音》方言本字考源论证	(187)
第一节 方言本字考源的研究方法	(187)
第二节 《十五音》方言本字考源举例	(188)
【名 词】笛, 团, 筵, 疔, 秫, 依, 健, 颌, 潭, 鼎, 柴, 晡, 佩, 熏, 罍, 册, 塹, 槩, 氐, 杭, 甓, 裸, 糍, 箸, 蟻, 楹, 卵, 藻, 垵, 筴, 冥, 庭, 楠, 锲, 褊, 糜	(188)
【动 词】魚, 斂, 檐, 续, 病, 晒, 歎, 揆, 撙, 跼, 井, 蹙, 燭, 拎, 掐, 束, 唾, 銜, 浼, 拔, 糙, 触, 仆, 沃, 暴, 鼓, 歎, 刺, 燂, 緒, 魔, 搗, 筴, 縲, 挖, 斫, 拈, 紕, 搢, 倩, 迎, 帽, 蹯, 浪, 陷	(192)
【形容词】恬, 清, 圣, 圉, 砧, 症, 裼, 震, 麥, 雪, 博, 暴, 粃, 鑒, 岬, 叻, 餌, 剛, 晏, 脆, 麼	(195)
第十一章 移民与福建闽南方言的传播	(197)
第一节 闽人迁徙台湾省与福建闽南方言在台湾的传播	(197)
一 闽台闽南方言诸韵书声母系统比较	(200)
二 闽台闽南方言韵书韵母系统比较	(201)
三 闽台闽南方言韵书声调系统比较	(204)
第二节 闽人东南各省迁徙与福建闽南方言的传播	(205)
一 闽人迁徙广东省及福建闽南方言的传播	(205)
二 闽人迁徙海南省及福建闽南方言的传播	(208)
三 福建闽南人迁徙其他省份	(211)
第三节 闽人移民入东南亚与福建闽南方言在东南亚的传播	(211)
参考文献	(215)
后记	(219)

第一章 绪言

第一节 闽方言韵书的源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汉语语音系统的研究也有一个产生、发展、改革的过程。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有关于字词读音的记载。主要有以下诸类:

(1) 譬况注音法

有急言、缓言、长言、短言、内言、外言等。它们都是大致描绘的发音方法,却很难根据它准确地发出当时的音来,更无法根据它归纳出当时的音系。如《淮南子·坠型训》:“其地宜黍,多旄犀。”高诱注:“旄读近绸缪之缪,急气言乃得之。”其中“急气言之”,省称“急言”,与“缓言”相对,譬况注音用语之一。现代音韵学者认为“急言”指的是细音字,即带有[i]介音的三、四等字。

“旄”,《广韵》莫袍切,豪韵一等[au],属缓言;“缪”,《广韵》莫浮切,尤韵三等[iəu],属急言。又如《淮南子·本经训》:“飞蛩满野。”高诱注:“蛩,一曰蝗也,沅州谓之螳,读近殆,缓气言之。”其中“缓气言之”,省称“缓言”,与“急言”相对,也是譬况注音用语之一。现代音韵学者认为“缓言”指洪音字,即无[i]介音的一、二等字。“蛩”,《广韵》渠容切,钟韵三等[iwɔŋ],属急言;“殆”,《广韵》徒亥切,海韵一等[ɒi],属缓言。如《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为客。”何休注:“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长言,与短言相对。现代学者对长言有两种解释:一是指阴声韵和阳声韵的字,读音舒缓,可以延长;二是指主元音是长元音。又如《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伐者为主。”何休注:“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现代学者对短言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入声字,读音急促;二是指主元音是短元音。短言与长言相对,它们均为譬况注音用语。如《公羊传·宣公八年》:“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何休注:“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内外是指韵母的洪细而言的。凡一、二等字无[i]介音,发音时口腔广侈,声音宏大,故为内言;凡三、四等字有[i]介音,发音时口腔敛窄,声音细小,故为外言。“乃”,《广韵》奴亥切,海韵一等[ɒi],为洪音字,属内言;“而”,《广韵》如之切,之韵三等字[iɔ],为细音字,属外言。

(2) 直音法

随着汉代经学的产生和发展,注释家们在为先秦典籍下注解时开始使用“直音”法。这是以一个比较常用的字给另一个同音字注音的方法。如郭璞《尔雅注》:“诞,音但;訏,音盱;芟,音沛;蒹,音廉。”陆德明《春秋左传·释文》:“弑,音试;邢,音刑;輿,音余;补,音步。”《广韵·拯韵》:“拯,音蒸上声。”《史记·酈生陆贾列传》:“酈生食其者。”张守节《正义》:“历异几三音也。”直音法的优点是简单明了,一看就懂,也克服了譬况注音法读音不确的弊病,但自身也有很大局限性。清陈澧《切韵考》说:“无同音之字则其法穷;或有同音之字而隐僻难识,则其法又穷。”如“去”就找不到同音字;“穷”,《康熙字典》音“窟”,注了音等于没有注。

(3) 读若,读如

直音法对早期的字典产生了较大影响,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广泛应用的“读若”,就是从直音法发展而来的。“读若”也叫“读如”,主要用于注音。用读若时,一般用一个常见的字进行解释,如《说文·鼻部》:“𦵏,卧息也,从鼻干声,读若汗。”《礼记·少仪》:“祭祀之美,齐齐皇皇。”

郑玄注：“皇，读如归往之往。”有时常常引用一段熟悉的诗文，以该字在这段诗文中的读音来注音，如《周礼·考工记》：“湛丹秫三月而炽之。”郑玄注：“湛读如‘渐车帷裳’之渐。”“读如”有时除注音外，同时说明假借，如《礼记·儒行》：“虽危，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用“读若”、“读如”注音，注释字与被注释字有时是同音，有时是音近字。清段玉裁认为“读若”只是语音的比拟。《说文·言部》“读”字注：“拟其音曰读，凡言读如、读若皆是也。”但这种语音上的比拟，仍然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字音分析。

（4）反切法

真正的字音分析产生于东汉末年，以反切注音法的出现为标志。反切就是利用双声，叠韵的方法，用两个汉字来拼另一个字的读音。这是古人在直音、读若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出来的注音方法。反切是用两个字拼合成另一个字的音，其反切上字与所切之字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切之字韵母和声调相同。即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和调。如：“仙，相然切”；“煎，子仙切”；“祈，渠希切”。有些字是零声母，就用零声母字作反切上字。如：“医，乌奚切”；“依，於希切”；“娟，於缘切”；“烟，乌前切”。自从反切出现之后，古人注释经籍字音，便以它为主要手段。编撰韵书，也大量使用反切。

四声的发现与归纳，对韵书的产生与发展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据《南齐书·陆厥传》记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梁书·庾肩吾传》：“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四声的发现与归纳以及反切注音法的广泛应用，成为古代韵书得以产生的基础条件。

古代韵书的出现，标志着音韵学真正从注释学中脱胎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据考证，我国最早的韵书是三国时魏国李登所撰的《声类》。在隋朝陆法言《切韵》出现以前，已经就有许多韵书出现。据《切韵·序》中说：“吕静《韵集》、夏侯咏《韵略》、阳休之《韵略》、周思言《音韵》、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隋书·经籍志》中也提到：《四声韵林》二十八卷，张谅撰；《四声韵略》十三卷，夏侯咏撰，等等。遗憾的是，这些韵书至今都荡然无存，无法窥其真况。总之，韵书的制作到了南北朝的后期，已是空前鼎盛，进入“音韵蜂出”的时代。这些韵书的产生，为《切韵》的出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和条件。隋代出现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陆法言《切韵》则是早期汉语音韵学的集大成之作。尔后，唐宋时人纷纷在它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刊削，有的补充若干材料，分立一些韵部，有的增加字数，加详注解，编为新的韵书。其中最著名的有唐王仁昫所撰的《刊谬补缺切韵》，孙愐所撰的《唐韵》，李舟所撰的《切韵》以及宋代官修的《广韵》、《集韵》等一系韵书。这些韵书对韵的分析日趋精密，尤其是《广韵》成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韵书的集大成著作。以上所介绍的韵书都是反映中古时期的韵书，它们在中国音韵学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唐末和尚守温是我国古代最初使用字母来代表声母的人。他按照双声字声母读音相同的原则，从所有汉字字音中归纳出三十个不同的声母，并用汉字给它们一一标目，这就是《敦煌琐》下辑录守温“三十字母”。这“三十字母”经过宋人的整理增益，成为后代通行的“三十六字母”。唐宋三十六字母的产生导致了等韵学的产生和发展。等韵学是汉语音韵学的一个分科。它以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及其互相配合关系为研究对象，而以编制等韵图作为表现其语音系统的手段，从而探求汉语的发音原理和发音方法。宋元时期的重要等韵图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反映《切韵》音系的韵图，如南宋福建福州人张麟之刊行的宋佚名的《韵镜》，福建莆田人郑樵撰的《七音略》，都是根据《切韵》中的小韵列为43图，每个小韵的代表字在韵图中各占有一个位置；第二类是按当时的实际语音对《切韵》语音系统进行了调整，如托名宋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佚名的《四声等子》，元刘鉴的《切韵指南》，均不再按韵书中的小韵列图，只列20个韵图或24个韵图。

明清时期的等韵学与宋元等韵学一脉相承，其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和研究手段都是从宋元等韵学发展而来，二者联系密切。然而，明清时期的韵图，已逐渐改变了宋元时期韵图的型制。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则由于受到理学思想以及外来语音学原理对等韵的影响；二则由于语音的不断发展变

化影响到韵图编制的内容和格式。根据李新魁《汉语音韵学》考证,明清时期的韵图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一是以反映明清时代的读书音系统为主的韵图,它们略带保守性,保存前代的语音特点较多。如:明袁子让《字学元元》、叶秉敬《韵表》、无名氏《韵法直图》、李嘉绍《韵法横图》、章黼《韵学集成》和清李光地、王兰生《音韵阐微韵谱》、樊腾凤《五方元音》等。

二是以表现当时口语的标准音——中原地区共同语标准音为主,它们比较接近现代共同语的语音。如:明桑绍良《青郊杂著》、吕坤《交泰韵》、乔中和《元韵谱》、方以智《切韵声原》和无名氏《字母切韵要法》等。

三是在表现共同语音的基础上,加上“音有定数定位”的观念,在实际的音类之外,添上一些读音的虚位,表现了统包各类读音的“语音骨架”。如:明末清初马自援《等音》、清林本裕《声位》、赵绍箕《拙庵韵语》、潘耒《类音》、劳乃宣《等韵一得》等。

四是表现各地的方音的韵图,有的反映北方话的读法。如:明徐孝《重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明代来华传教的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西儒耳目资》、张祥晋《七音谱》等;有的显示南方方言的语音,如:陆稼书《等韵便读》、清吴焯《五声反切正韵》、程定谟《射声小谱》、晋安《戚林八音》、黄谦《汇音妙悟》、廖经纶《拍掌知音》、无名氏《击掌知音》、谢秀岚《雅俗通十五音》、张世珍《潮声十五音》等。

五是表现宋元时期韵书的音系的,它们是属于“述古”的韵图。如:无名氏《等韵切音指南》、江永《四声切韵表》、庞大堃《等韵辑略》、梁僧宝《切韵求蒙》等。

古音学研究也是汉语音韵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主要是研究周秦两汉语音系统的学问。严格地说是研究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语音系统的学问。我国早在汉代就有人谈到古音。但古音学的真正建立是从宋代开始的。吴棫撰《韵补》,创“古韵通转”之说;程迥著《古韵通式》,主张“三声通用,双声互转”;郑庠撰《古音辨》,分古韵为六部。明代(福建连江人)陈第撰《毛诗古音考·序》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理论,为清代古音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到了清代,古音学达到全盛时期。主要的古音学家和著作有:顾炎武《音学五书》、江永《古韵标准》、戴震《声韵考》和《声类表》、段玉裁《六书音韵表》、孔广森《诗声类》、王念孙《合韵谱》、严可均《说文声类》、江有诰《音学十书》、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

音韵学还有一个分支,那就是“北音学”。北音学主要研究以元曲和《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代北方话语音系统。有关北音的韵书还有元人朱宗文的《蒙古字韵》、卓从之的《中州乐府音韵汇通》,明人朱权的《琼林雅韵》、无名氏的《袁斐轩词林要韵》、王文璧的《中州音韵》、范善臻的《中州全韵》、清人王鵷的《中州全韵辑要》、沈乘麐的《曲韵骊珠》、周昂的《增订中州全韵》等。

从永嘉之乱前至明清,中原人士陆续入闽定居,带来了许多中原的文化。宋南渡之后,大批北方著名人士蜂拥而来,也有不少闽人北上访学,也将中原文化带回闽地。如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等都在北方中原一带,不少闽人投其门下,深受其影响。如崇安人游酢、将乐人杨时曾受业于二程。他们返回闽地后大力传播理学,后被南宋朱熹改造发扬为“闽学”。

自宋迄清时期,福建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均得到迅速发展。就古代“小学”(包括音韵、文字、训诂)而言,就涌现出许许多多的专家和著作。在本小节里,我们拟着重介绍这一时期福建汉语音韵和方言研究概况,以便更好地追溯闽方言韵书的来源。

宋朝时期,福建音韵学研究成果很多。如北宋邵武黄伯思的《古文韵》,永泰黄邦俊的《纂韵谱》、武夷山吴棫的《韵补》、《毛诗补音》、《楚辞释音》,莆田郑樵的《七音略》;南宋建阳蔡渊的《古易叶音》,泉州陈知柔的《诗声谱》,莆田刘孟容的《修校韵略》,福州张麟之刊行的《韵镜》等。

元明时期音韵学研究成果也不少,如元朝邵武黄公绍的《古今韵会》,邵武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明朝连江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读诗拙言》,福州戚继光的《戚参军八音便览》,晋江黄景昉的《叠韵谱》,林霍的《双声谱》,福清林茂槐的《音韵订讹》等。

清代音韵学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大约有 29 家 38 种著作。如安溪李光地的《钦定音韵阐微》、《音韵阐微韵谱》、《榕村韵书》、《韵笺》、《等韵便览》、《等韵辨疑》、《字音图说》,闽侯潘逢禧的《正音通俗表》,曹云从的《字韵同音辨解》,光泽高澍然的《诗音十五卷》,闽侯陈寿祺的《越语古音证》,闽侯方迈的《古今通韵辑要》,晋江富中炎的《韵法指南》、《等韵》,泉州黄谦的《汇音妙悟》,福州林碧山的《珠玉同声》,惠安孙经世的《韵学溯源》、《诗韵订》,王之珂的《占毕韵学》,漳州谢秀岚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晋安汇集的《威林八音》,廖纶玘的《拍掌知音》,无名氏的《击掌知音》,无名氏的《渡江书十五音》,无名氏的《增补汇音》,建瓯林瑞材的《建州八音字义便览》,叶开恩的《八音定诀》(漳泉腔),古田钟德明的《加定美全八音》,郎兴俊的《闽省官话捷中捷二卷》,同安卢懋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力捷三的《闽腔快字》,佚名的《闽腔快字千字文》,赞善社的《闽音千字文集字》,王惠霖的《官音千字文直解》(汇集官音旁注福州十邑土音),泉州富知园的《闽音必辨二卷》,龙溪蔡锡勇的《传音快字》,长乐谢章铤的《说文闽音通》等。

以上韵书涉及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等韵学、方言音韵学,为我国汉语音韵学史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也是很大的。

第二节 闽方言的形成及其韵书

一 闽方言的形成

福建省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考古工作者报告,福建这个地域有不少原始社会时期新石器时代的文物遗址。如福清东张的山坡遗址、闽侯甘蔗县石山、白沙溪头和榕岸庄边山等地的贝丘遗址等均具有原始的地方文化类型,距今已有 5000 年历史;金门发现的篦点纹陶器,跟中原地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的篦点纹陶器相类似。这些都证明了至少在 7000 年前福建早已有先民在这里活动了。《尚书·禹贡》记载夏禹治水之功,分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周礼·夏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夏朝时福建一带应属扬州地域。福建武夷山的船棺至今犹存,经测定,其年代大约是距今 3400 年的殷商时期。《周礼·夏官·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贾公彦疏:“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可见,“七闽”指的是远离中原的边陲地区少数民族聚集之处,当在福建和浙江南部一带。战国时期,勾践七世孙无疆和楚威王作战(约前 339~前 329),无疆战败被杀,楚兵占领吴越土地,越国瓦解,其后裔和福建原有土著结合,称“闽越人”。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置三十六郡,在闽地设闽中郡,治所在冶县(今福州市)秦末废。汉初属闽越国,汉武帝后属于会稽郡。据《史记》所载,高祖五年(前 202),越人立越首领无诸为闽越王,主要活动中心在闽江流域,并建立闽越国,都东冶(今福州)。汉惠帝三年(前 192),又封勾践的后人摇为东海王,统治今浙江省南部,以东瓯(今温州)为国都,所以又被称为东瓯王。至今,闽北各县多处可见民间传说的“越王墓”、“越王城”、“越王台”的遗址。东汉时期,冶县更名为东侯官,省称侯官。在此驻防的军队,有一部分可能成了当地的居民。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兴起,人民四处逃亡,闽中既为人烟稀少的边陲之地,不少逃亡的中原汉民,便开始批量入闽。特别是孙吴集团崛起于江东,为了扩展势力范围,着意向南发展,经营闽中,先后五次派遣军队入闽,更带动了大批北方汉民入闽。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曾派将领率兵平定闽越人的叛乱,入闽通道有二:一是海路,经福鼎入闽东、闽南;一是陆路,经崇安入闽北和闽中。建安八年(203),在建安(今建瓯)立南部都尉,屯兵 5 万于汉兴(今浦城),1.2 万于大潭、盖竹。闽中汉人日益增多。至吴景帝永安三年(260)设建安郡,辖有十个县:侯官(福州)、建安(今建瓯)、南平、汉兴(今浦城)、建平(今建阳)、将乐、昭武(今邵武)、东平(今松溪、政和)、绥安(今建宁、泰宁)、东安(今闽南)。治所在建安(今